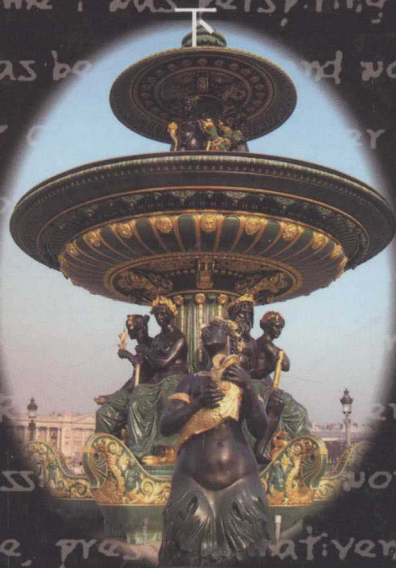


Bali Shentanxiaoshuo Ji

巴黎神探小说集

无头尸之迷

乔治·西姆农◎著 时波◎编



本书是世界著名侦探小说大师乔治·西姆农的小说集，

他笔下塑造的人物警长麦格雷同最著名最神奇的
侦破专家波洛、海森和福尔摩斯各显神通，并驾齐驱。

该书是青少年很好的课外文学读物。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巴黎神探小说集◎

无头尸之谜

(下)

乔治·西姆农 著

时波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五章	藏在壁橱里的人	103
第六章	模糊的指纹	127
第七章	远方的电话	156
第八章	乡村公证人	184



第五章

藏在壁橱里的人

一缕缕阳光如昨天上午一样，透过酒吧间的窗户在老地方投下了一圈圈虚幻的图案。其中有一个图案落在包着锡箔的柜台的圆形角上，仿佛是只蠕动着动物；另一个图案正好落在墙上的一幅彩色石印画片上，那上边印着一位身穿红裙的女郎，她一只手举着一杯冒着气泡的啤酒。

像昨天一样，麦格雷感到这个小酒吧间同巴黎的许多酒吧间和咖啡馆没有多大差异，很像一家乡间客店，一周里大部分时间顾客稀少，一到赶集的日子，就会骤然门庭若市，熙熙攘攘。

他很想自斟自饮，但又为这种孩子般的欲念而



汗颜。他的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嘴上叼着烟斗，缓步走向尽里头的那扇门。

他还没有见过这门后摆着的東西，他知道卡拉斯夫人常常消失在这門背后。不出所料，他看到厨房里是一片零乱的景象，但比他想象的要干净些。紧挨着门的左边，有一顶漆成棕色的木櫥，那上面放着一瓶已用过的白兰地酒。由此看来，在漫长的白天，女店主背着人喝的不是葡萄酒，而是烧酒。既然瓶子附近没有酒杯，她一定是习惯于对着瓶口喝酒的。

对着后院有一扇窗，另外还有一个玻璃门，眼下没有上锁。麦格雷推开门，看到角落有一排排空酒桶、一堆堆酒瓶的包装盒、一摞摞无底木罐和一捆捆锈铁箍。他顿时感到置身于离巴黎十分遥远的地方，如果眼前有臭气冲天的粪便堆和咯咯喧闹的母鸡群的话，他也不会吃惊的。

院子深处是条死胡同，两边的墙上没有一个窗子。也许旁边有一条小街。

麦格雷机械地抬起眼睛察看酒店一楼的几个窗户，玻璃肮脏不堪，已有许久没有擦拭了。窗子后面悬着褪了色的帷帘。他是否看错了呢？他觉得窗



子后面有个东西在动，记得酒家的猫是躺在火炉旁的。

他又进了厨房，不紧不慢地爬上直通二楼的螺旋梯。梯子在他的脚下咯咯作响。这里连空气中的霉味也叫他想起了曾在某些小村庄住过的乡间客栈。

楼梯平台上有两个门。警长推开一扇，走进了像是卡拉斯夫妇卧室的房间。它的采光面对着河岸。一张胡桃木双人床上乱七八糟，但毯子床单是相当干净的。屋里的陈设跟此类居住条件的任何房间相差无几，祖孙相传的老式家具笨重无比，但在流水年华中被磨损得光滑净亮。

大衣柜里挂着一些男人的衣裳。两扇窗之间摆着一张盖有一块石榴红棱纹平布的扶手椅，旁边桌上放着一台式样陈旧的无线电收音机。屋子中央的圆桌上铺着一块说不上是什么颜色的桌布，两侧各有一把桃花心木椅子。

他在卧室里扫视了数周，琢磨着是什么东西从踏进房间起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桌布上。那上边摆放着一瓶像是刚买来的墨水、一支蘸水笔和一张咖啡馆里供顾客使用的吸墨



纸垫板。

他撩开桌布，并不想发现什么线索，而且也确实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桌布下只压着自纸。就在这个时候，他侧耳谛听，好像有个咯啦声音不是来自跟卧室相通的梳洗间。警长一步跨上楼梯平台，迅速推开另一扇门，那是第二个卧室，大小与第一间相仿。这间卧室不住人，充当贮藏室，塞满了破旧家具、旧杂志、玻璃器皿和其它杂物。

“有人吗？”警长大声喊道。他断定这里不只是他一个人。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然后悄悄地伸手，猛地打开了一个壁橱的门。

“不许乱动！”他厉声喝道。

当他看见安托万像只遭到穷追的野兽一样蜷缩在壁橱底部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过分地吃惊。

“我早就料到不久就会找到你的。出来！”

“要逮捕我吗？”

年轻人惶恐地看着麦格雷从口袋里抽出来的手铐。

“眼下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你，不过，这一次我希望你不要再不辞而别。伸出手来！”



“你没有这个权力。我什么也没有干。”

“伸出手来！”

他知道小伙子在迟疑中寻找机会，企图冷不防从他的两腿间钻出去跑掉。警长向前逼去，用出浑身的力气将年轻人贴在墙上。后者朝他的腿猛踢几脚，最后还是被警长铐住了。

“现在，跟我走！”

“我母亲说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你母亲会说些什么，但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你。”

“我不会回答的。”

“跟我走。”

麦格雷让他走在前面。他们穿过厨房，安托万进入店堂后被空空如也、寂静无声的情景惊呆了。

“她在什么地方？”

“女店主吗？不必害怕。她会回来的。”

“你抓了她？”

“坐在这个角落里，不许离开。”

“我爱走的时候就走！”

这样年龄的人的类似表现，麦格雷已经见得多了，他能料到对方的任何反应和辩驳。



他并不会因抓到了安托万而在科梅利奥面前大发雷霆，但他也没有料到小伙子会向他提供情况。

有人推开了朝大街开的门，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走了过来，看到的是站在酒店中央的麦格雷，而不见卡拉斯夫人的影子，他惊诧了。

“女店主不在吗？”

“呆会儿就会回来的。”

来人见到手铐了吗？他明白麦格雷是警察而应当敬而远之吗？他摸了摸鸭舌帽，匆匆离去前低声说道：

“我下次再来。”

那人还没有走到大街拐角处，黑色小汽车就停在了酒店大门前，第一个跳下车的是拉普安特，他给卡拉斯夫人开了车门，最后又从车子里取出一只棕色提箱。

她一眼就看到了安托万，立即紧蹙眉头，忐忑不安地扭过脸去对着麦格雷。

“你原先不知道他在你家吗？”

“不要回答！”年轻人赶紧对卡拉斯夫人喊道。“他无权逮捕我。我什么也没有干。我要他证明，我干了什么坏事。”



警长迅速转身问拉普安特：

“这就是那只箱子？”

“一开始她吃不准，后来她说是的，不过声称不打开箱子她是难以确定的。”

“你打开了吗？”

“我想应当在你面前打开，我给职员开了一个临时收条。他要求尽早送一份正式的征用报告去。”

“你去向科梅利奥要。那位职员还在吗？”

“我想在。他不像要下班。”

“打电话问他能否找一个人替他一刻钟。这不是办不到的。叫他要一辆出租车，快到这里来。”

“明白了。”拉普安特扫了一眼安托万。

行李寄存处的那个人能认出安托万吗？要是能的话，一切就会慢慢地迎刃而解。

“再给莫埃斯挂个电话，我想叫他来这里搜查一下。叫他带几名摄影师来。”

“好的，头儿。”

站在屋子中央的卡拉斯夫人好像是客人一样东看看西瞧瞧，最后也像安托万那样问道：

“逮捕我吗？”

她显得心慌意乱。麦格雷反问道：



“为什么呢？”

“我可以去去就来吗？”

“在屋里，可以。”

他知道她想干什么。她果真朝厨房走去，消失在门背后那个角落里，那里放着白兰地酒瓶。为了不让人知道她究竟想干什么，她故意把杯盘碰得当当作响，还换下了不习惯的皮鞋，穿上了毡拖鞋。那双皮鞋穿在脚上大概有些疼。

她回到店堂里，神态自然多了。她走到了柜台边。

“给你拿些什么喝的？”

“一杯白葡萄酒。另外给侦探斟一杯。安托万可能想喝杯啤酒，是吗？”

他变得像一个慢条斯理的人，在场的人甚至会认为他也许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麦格雷喝了一口酒后，大步走到门边上了锁。

“你有箱子钥匙吗？”

“没有。”

“知道钥匙在哪里吗？”

“很可能在‘他’的口袋里。”既然卡拉斯被说成是拎着箱子外出的，那么这个“他”显然就是



卡拉斯，钥匙就在卡拉斯口袋里。

“给我一把老虎钳和别的什么工具。”

她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了一把钳子。麦格雷将提箱放在一张桌子上，等拉普安特打完电话，就要把这不太结实的锁撬开。

“我为你要了一杯白葡萄酒。”

“谢谢，头儿。”

锁上的金属片被拧歪了，最后一崩两截，麦格雷掀開箱盖。卡拉斯夫人站在柜台的那一侧，看着警长他们，但并不出神。

箱子里有一套面料相当细的西服，一双几乎是全新的鞋，几件衬衣、几双袜子、刮脸刀、梳子、牙刷和一块用纸包着的香皂，

“这些都是你丈夫的吗？”

“我想是吧。”

“你不能肯定吗？”

“他有这样一身西服。”

“这套西服还在楼上吗？”

“我没有看。”

她不协助他们，但也不想骗人。从昨天起，她回答问题时总是尽量少说话，尽可能地说得含糊



些。不过，她并不像安托万那样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

至于安托万，他害怕得要死，但又勃然大怒。女店主似乎问心无愧，什么也不怕。警察们的出出进进，以及他们的一系列发现，她都满不在乎。

“你没有发现什么吗？”麦格雷翻着箱子，一边问拉普安特。

“你是指里面的东西都放得乱七八糟吗？”

“对了。男人的箱子往往是如此乱放一气的。有一个现象应当注意：外出旅行的卡拉斯带走了替换的鞋和内衣，同时还有一身替换的西服。按理说，他应该是在楼上卧室里装箱子的。”

两个穿着粉刷工衣装的男人推了一阵门，又把脸贴在窗上看了一会儿，好像喊了几句，但里面听不清楚，他们随即便走开了。

“告诉我，他在这种情况下为何带走脏衣服呢？”

的确，有一件衬衫已经穿脏，还有一条脏衬裤和一双脏袜子。

“你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他放在箱子里的？”

“可能是他。很可能是他。但不是出发前放的。



当他整理提箱时，他已经要出发回来了。”

“明白了。”

“你听见了吗，卡拉斯夫人？”

她做出了肯定的样子。

“你还坚持说你丈夫是星期五下午带着这只箱子出发的吗？”

“我对我说的话没有什么要更改的。”

“你肯定星期四他不在这里吗？”

她只是摇了摇头。

“看来你一意孤行了。”

一辆出租汽车在酒店门外戛然停住。麦格雷走过去开了门，车站行李房的职员跳下了车。

“你可以让车子等着。我只麻烦你一小会儿。”

警长请他进了酒店。他一时猜不出请他来有何要事，只是不停地环顾四周，判断着自己所处的环境。他的目光最后落在始终坐在一张长凳一角的安托万身上。

然后，他转身对着麦格雷，张大了嘴，又打量了一下那个年轻人。

这段时间显得格外地长。安托万瞪着眼睛，用挑衅的目光逼视着职员。



“我清楚地记得……”职员挠了挠后脖。

他是个诚实的人，不过他在跟良心做斗争。

“好吧！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就实说吧，就是他。”

“你撒谎！”年轻人声嘶力竭地吼。

“让他站起来，我也许看得更清楚些。”

“站起来。”

“不。”

“站起来。”

卡拉斯夫人站在麦格雷身后说道：

“安托万，站起来吧。”

“这样，”职员思索一阵后喃喃道：“我就更不犹豫了。他有皮茄克吗？”

“上楼到后边那间卧室查看。”麦格雷吩咐拉普安特。

他们默默地等候着。车站职员朝柜台瞅了一眼，麦格雷明白他渴了。

“来杯白葡萄酒？”警长问道。

“我不会拒绝。”

拉普安特拎着安托万昨天穿的皮茄克下了楼。

“穿上。”



年轻人看看女店主，像是在征求她的意见，然后无可奈何地让人解开手铐，穿上了茄克。

“你瞧他跟警察配合得多默契。他们是一路货。只要向他说声‘警察’，他就浑身发抖。喂，现在你还硬说看见过我吗？”

“我想是见过的。”

“你在骗人。”

职员用沉着但多少有点激动的颤抖的嗓音说：

“我的证词一定很要紧吧？我不想无故伤害一个人。这小伙子很像星期天到车站来存放提箱的那个人。鉴于当时我不曾料到有人会在这个问题上询问我，因此我没有仔细地看他。要是在老地方同样的光线下看到他，也许……”

“今天或明天将他送到车站去。”麦格雷当即作出了决定。“谢谢你。为你的健康干杯！”

他把车站职员送出门外，便转身将门关好。警长此时懒洋洋的，拉普安特感到莫名其妙。侦探不明白警长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起如此无精打采，也许从调查一开始，从昨天到瓦尔米河堤起就是如此，抑或是从他们走进卡拉斯酒店起才变得如此慵懒的。



麦格雷还是像往常那样处理着该办的事。不过，他在此案中莫非缺乏信心吗？这是他手下的侦探们很少见到的。当然，一时也很难说得清他是否真是信心不足。他行动时似乎有点迫不得已，一些证据引不起他的多大兴趣，他像是在反复思考着什么，但又不跟任何人透露。

他的这种沉闷的态度在酒吧间流露得最清楚，特别是当他跟卡拉斯夫人说话或暗中观察她时更为明显。

也许人们会说，在麦格雷眼里死者轻如鸿毛，那具碎成数段的尸体不足挂齿。他刚着手处理安托万，就已经把精力放在例行自己的公事方面。

“给科梅利奥打电话。我希望你给他打。扼要地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他。最好是由他签署小伙子的拘留证。他迟早要签发的。”

“那么她呢？”拉普安特指了指女店主问。

“最好不管她。”

“要是科梅利奥一定要拘留她呢？”

“随他的便。他是主管此案的。”

他没有压低嗓门，另两个人注意地听着他的话。